

大同府志卷之二十九

大同府志卷之二十九

藝文

記

金 游龍山記

麻 革

余生中條王宮五老之下長侍先人廼觀太華迺遷東游
洛因以家焉如女几烏權白馬諸峰固已厭登飽經窮極
幽深矣自鴈門踰代嶺之北風襲陡異多山而阻邑凡草
木亦無睟容嘗切歎南北之分何限此一嶺地氣遽迢遞
以相間如是耶既而吾友渾源劉京叔嘗以詩來盛稱其

大同府志

卷之二十九 藝文

一

鄉泉石林麓之勝渾源實居代北余始而疑之雖然吾友
著書立言斷信於天下後世者必非誇言之也獨恨未嘗
一游焉今年夏因赴試武川歸道渾水修謁於玉峰先生
魏公公野服蕭然見余於前軒語未周浹驟曰是邦諸山
若南山若柏山業已游矣惟龍山爲極勝姑缺茲以須諸
文士同之子幸來殊可喜乃選日爲具拉諸賓友騎自治
城西南行十餘里抵山下山無麓乍入谷未有奇沿溪曲
折行數里草木漸秀潤山竦出嶄然露芒角水聲鏘然鳴
兩峰間心始異之又盤山行十許里四山忽合若拱而揖
環而衛者嘉木奇卉被之葱蒨醲郁風自木杪起紛披震

蕩山與木若相顧而墜者使人神駭目眩又行數里得泉之澄澆滄瀟者焉洑出石罅激而爲迅流者焉陰木蔭其巔幽草繞其趾賓欲休咸曰莫此地爲宜卽下馬披草踞石列坐諸生瀹觴以進酒數行客有指其西大石曰此可識因命余余乃援筆書凡游者名氏及游之歲月而去又行十許里大抵一峰一盤一溪一曲山勢益奇峭樹林益多杉檜栝栢而無他凡木也溪花種種金間玉錯芬香入鼻幽遠可愛木蘿松鬣冒人衣袖又縈紆行數里得岡之高遽陟而上馬力殆不能勝行茂林下又五里兩嶺若岐中得浮屠氏之居曰大雲寺有僧數輩來迎延入館於寺

大同府志

卷之二十九 藝文

二

之東軒林巒樹石櫛比楯立皆在几席之下憇過午謁主僧英公相與步西嶺過文殊巖巖前長杉數本挺立有磴懸焉下瞰無底之壑危峰怪石巘岈巧闢試一臨之毛骨森豎南望五臺諸峰若相聯絡無間斷西北而望峰豁而川明村墟井邑隱約微茫如奕局然徜徉者久之黃緣入西方丈觀故侯同知運使雷君詩石及京叔諸人畱題迴乃徑北嶺登萱草坡蓋龍山極頂也嶺勢峻絕無路可躋步草而往深弱且滑甚攀條捫蘿疲極乃得登四望羣木皆翠杉蒼檜凌雲千尺與山無窮此龍山勝槩之大全也降乃復坐文殊巖下置酒小酌日旣入輕煙浮雲與暝色

會少焉月出寒陰微明散布石上松聲翛然自萬壑來客
皆悚視寂聽覺境愈清忘愈遠已而相與言曰世其有樂
乎此者與至二鼓乃歸臥東軒明旦復來各有詩識於石
午飯主僧丈室已乃循嶺而東徑甚微木甚茂密僅可通
馬行又五里至玉泉寺山勢漸頗隘樹林漸稀澗顧非龍
山比寺西峰曰望景臺險甚主僧導客以登歷嶽釜坐盤
石其旁諸峰羅列或偃或立或將仆墜或屬而合或離而
分賈奇獻異不一狀北望川口最寬肆金城原野分畫條
列歷歷可數桑乾一水紆繞如玦觀覽曠達此玉泉勝處
也從此歸路嶮不可騎皆步而下重溪峻嶺愈出愈有抵

大同府志

卷之二十九 藝文

三

暮乃得平地宿李氏山家臥念茲游之富與夫昔所經見
而不能寐若太華之雄尊五老之巧秀女几之蜿蜒烏權
白馬之端重茲山固無之至於奧密淵邃樹林蒼蔚繁阜
不一覽而得則茲山亦豈可少哉人之情大抵得於此而
遺於彼用於所見而不用於所未見此通患也今中書令
湛然公紀西域事稱金山之秀李子微貽友書論和林之
勝有過於中州者不知天壤之間六合之內復有幾龍山
也因觀山於是乎有得徒以文思淺狹且游之亟無以盡
發山水之秘異時當同一二三友杖藜屐蠟于于而行遇佳
處輒留更以筆札自隨隨得隨紀庶幾茲山之髣髴云

北嶽在渾源州之南紛綴典籍書著其爲舜北巡狩之所
爲恒山水經著其高二千九百丈爲恒嶽福地記著其周
圍一百三十里爲總元之天余家太行白巖之傍距嶽五
百餘里心竊慕之未及登覽懷想者二十餘年至正德改
元奉天子命分告於西藩園陵鎮瀆道經渾源去北嶽僅
十里許遂南行至麓其勢馮馮熅熅恣生於天縱盤於地
其胸盪高雲其巔經赤日余載喜載愕斂色循坡東迤嶺
北而上是多珍花靈草枝態不類桃芳李葩映帶左右山
半稍憩俯深窺高如緣虛歷空上七里是爲虎風口其間

大同府志

卷之三十九

藝文

四

多橫松強栢狀如飛龍怒虬葉皆四衍懔懔然怪其太茂
從者云是嶽神所保護人樵尺寸必有殃故環山之斤斧
不敢至其上路益險登頓三里始至嶽廟顏楹古像余肅
顏再拜廟之上有飛石窟兩崖壁立豁然中虛相傳飛於
曲陽縣今尚有石突峙故歷代就祠於曲陽以爲亦嶽靈
所遇也然歲之春走千里之民來焚香於廟下有禱輒應
赫昭於西方如此豈但護松柏然哉余遂題名於懸巖筆
詩於碑及新廟之廳上又數十步爲聚仙臺臺上有石坪
於是振衣絕頂而放覽焉東則漁陽上谷西則大同以南
奔峰來趨北盡渾源雲中之境南目五臺隱隱在三百里

以外而翠屏五峰畫錦諸山皆俛首伏脊於其下因想有
虞君臣會朝之事不覺悠然神渺又憶在京都時嘗夢登
高山眺遠今灼灼與夢無異故知遠遊非偶然者

登恒山記

楊述程

余夙覽五岳圖思嚮往其地久矣己酉歲奉命觀察雲中
恒岳實居轄內辛亥春欲以祀典往謁岳神未果是歲孟
冬廿日直指潘公觀風漚水兵使者例得陪視明日潘公
將有事恒岳余導驄而往南行十里許至磁窰口兩岸峭
削如門大類吾鄉劍閣諸峽泉流峽中澎湃奔瀉碎瀾瀾
漉如建瓴而北爲神川山光嵐色皆莽蒼蔥鬱鬱川之東鑿

大同府志

卷之二十九 藝文

五

石纍涂草橋木磴又大類吾鄉連雲諸棧上有石窟架閣
猶餘橫木數千蠶剝欲盡傳者以爲宋初把守二關處也
磁水東壁有坊聳峻金碧輝煌題曰高山仰止者卽岳遠
門也門有殿庭數楹宏敞高峻左折而上三四里峰坡崖
壑之類宛轉曲折地饒青煤偃僂者肩相摩也紆行
數里道益湫隘余乃易便服憑小輿兩掖而上爲雲路初
步處下窺山門已不啻數萬雉矣級益高階益峻頃之過
望僊亭仰視飛僊崖閣若懸層霄之上已而歷虎風口崇
岡蹲踞風發飈猛則響振林壑間路傍西望渾渾灑灑吞
吐雲氣者白龍洞也前不百武有白虎峰堆石雄列居然

白額狀落澗西杪似有水香茶蘼之屬則所謂紫芝之峪也
線道蜿蜒幽深百仞遊者每慮觸險側足詳顧猶虞顛越
山迴路轉古榆數千百章葳蕤蒼茂最大者名雙離樹株
可蔽牛而蒼枝連理若蚪龍軒舉之狀人以爲果老繫驢
樹云崖東有得一峰菴因名之余爲繹斯名上爲水於卦
爲坎是北岳奠極義乎岩西則萬松深處亭曰翠雪六花
飛墜四壁凝寒瓊砌瑤階真銀世界也山腰少澗誅草爲
掌白雲縹緲簾櫳清曠差可憇休時聞樹籟鳥聲心肺幽
暢令人生倏然物外之想堂畔有龍泉味甘苦禱雨輒
應有夕陽巖松檜插漢晚霞靄窅則樹色蒼然崖產石脂

大同府志

卷之二十九 藝文

六

五色晶瑩味腴堪咀意僊家啖人藥餌而特不識所以調
劑者傍有石洞一隙露丹竈遺跡深奧莫知底止是謂通
元谷人跡莫到也三丰曾居此谷有俯視羣山蟻垤低之
句迤逦尋上可百步許入貞元殿展拜岳靈琳宮寶座峩
在清虛境神面正南視五臺諸山環向北拱森森巨殿峙
萬古而稱帝尊埒四岳而號北極非耶珉碣貞碑磊立崖
壁雖代有修設而遡建則自陶唐封濬時始也殿杪蒼松
古檜圍喬參天枝葉扶疎良爽炎燥殿隅西躋上越二三
里朱門扁鐫甚固啟之則會僊府也怪木壽藤樛互映帶
赤石鍾乳之類錯出其間抑黃茅白雪之遺棄耶西頂有

琴棋臺儼在雲端舒嘯四應敲拂石亦成聲豈爛柯流水
所從來乎頃之轉步則歷果老嶺策蹇蹄跡依然在焉其
東頂則爲大茂山殿碑云益巡守詣此山谷正擬登祀值
大雪弗能進而遙祀之俄有石飛墜帝前遂以安王石名
五載復巡其石載飛曲陽帝命卽其地祠祀焉其飛窟尺
寸固安王石符券也余因感而竊歎曰維岳降神自昔記
之方今時和世稔文治休明雖云聖天子至德遐邇微岳
威靈鎮壓宜不及此禮畢稱觴直指公對坐嗒然忘此身
之在塵世也已而夕陽落照霞彩盈山將乘輿爲懸空寺
遊返渡神木衝騎暖泉見西壁峭陡樓殿架疊燦如來寶
像真所謂空中樓閣鳥道一糸攀而上躋奇絕亦險絕沙
彌三四清磬捻香供茗作禮酷似羲皇以上人余亦恍遊
羲皇世矣月影半明更漏三滴甫抵州署曾不覺徃復之
爲勞也爰搦管而紀其事

北嶽採芝記

朱 莖

嘉靖三十五年夏六月上用北岳芝草維時真定守臣求
於曲陽縣恒山不獲乃上言古北岳在山西大同府渾源
州有虞舜巡狩遺蹟在焉請下彼處求之於是巡按直隸
侍御李公巡按山西侍御朱公咸受命採芝乃委太原府
同知王希堯逮齋大同府通判宋莖雲上應州知州徐衡

奧山五臺縣知縣楊啟充文峯俱詣渾源時署渾源者大
同推官劉旦啟元也以九月晦日登岳廟齋宿厥明十月
朔旦具牲醴祭告令防守官兵沿山谷遍索之果得真芝
十二本狀如雲錦因憶退之詩曰虔心默禱若有應豈非
正直能感通殆信然與遂上之兩院兩院上之朝廷詔禮
部收用是後歲歲取芝莛任其事然不若初求之難亦不
若初芝之異久之逮齋左遷鷄澤令陞大理寺副再陞大
同道兵備僉憲以調去文峯陞守朔州再陞戶部員外郎
啟元陞守蒲州致仕歸奧山罷去莛陞守應州今再陞大
原府同知且行過渾源州與太守易水顏守賢霖川再登
大山府志

卷之二十九 藝文

八

此山追惟往昔條爾十年徒增感慨敬書此托我霖川公
刻之山石以識歲月云

游覺山寺記

宋起鳳

春雨新霽農作方興庭閒無一事適王守戎拉余爲覺山
游隨屏騶從攜一二小吏單騎出郊渡澗水見濕草芊綿
一碧無際晴靄流雲時抹林樾老農負田具驅犢平橋間
泉聲與鳥語逸響交答兩兩水鷺驚飛令人心神怡暢作
濠濮間想過水陸村長林幽蔭不見日惟溪流潺湲涼生
衣袂野犬聞人語突吠籬落掩映儼如行藍田莊身在朝
水鹿砦中也將次隘門峪口河聲澎湃激湍飛雪兩山虎

踞不相下惟中容澗道數丈順水勢飛渡而已水至是勢
方偪仄急於就下乃爲峯崖所束排扼逆轉騰躍豎起轟
然奔奪而入水不遜石石又中砥噌吰鏗鞳衆山皆響過
者未有不驚怖躡躅却而反走又人騎行水石間里許漸
及巖路路且狹下臨無際山鳥羣集叢木忘機日久聞足
音拍拍飛舉馬時驚逸欲墮回盼其側深窅空洞不知相
去幾百尋也可畏哉因思凡具游志者有奇情異膽而後
可與言山行佳事如向未踵隘門時田疇邱隴水樹山莊
居然一江淮藪澤矣及進峪口而奇險幽邃與蜀道秦嶺
不殊非勝情勃勃幾何不中道頓耶從人仰指峯頭一二

大同府志

卷之三十九

藝文

九

遺垣石子壘壘謂皆楊延朗守三關時故址千年壁壘至
今雲氣過之尙有生色越數里抵覺山寺門寺居山腰之
半層坂數疊皆養僧山田寺門右腋一白浮屠高三十丈
峭插雲表其前百步許古井一邃不可測封錮日久僧云
深數與塔等指西峯山巖上復一小塔自山麓較之高亦
如焉卽邑人所稱塔井三齊者是寺三層佛像古樸棟宇
半荒廢不治菓樹時花夾以茂草與石幢寢鐘委雜墻陰
下不辨何代獨兩卞碑臥叢棘間汲泉洗讀乃知寺創自
北魏時孝文帝平城爲今之大同郡帝偶巡行過靈邱攬
覺山之勝頒帑金建廣剎召集方外僧徒至五百餘衆而

又選掖庭女子精內典者悉入山度爲尼緣帝感母后恩
借佛力以答報故一時創立極千古之所未有世代湮遙
上下千年寺雖失舊而塔井則巋然獨存焉再由磴道攀
援數里已造山之巔忽出一巖中構精舍數椽祀大士像
旁侍一冕王者意當時奉意旨以孝文並祀故也僧言山
空月明時巖際嘗聞棋子剝啄聲與人間笑語夜分不息
蓋山寺幽落塵趾希履其地松濤蘿石之次景與人間異
飛仙徃來或其常耳邑中諸山大率土骨有餘嵐秀不足
每際春秋苔蘚黃落惟寺山秀插如芙蓉出水亭亭欲颺
松楸榆柳之屬交陰蔽葉七峯鼓其翼羣岫張其前寺門

大同府志

卷之二十九

藝文

十

一望全山蔚若鳳起而諸巒儼同螺翼信爲幽勝地風氣
極溫暄和早於邑兩月僧椎魯不事唄誦斲苓採橡間治
蔬食以供朝夕而已庭有蘋婆一株大逾抱下蔭芍藥數
本亦多年物正值花候余輦席裊雜坐流連不忍去爰命
僧汲寺門泉噉拾良久臥讀碑塔遺筆逡巡者再衆謂曰
將哺可速歸騎否則山深路窈隘門之嶮不幾與天台石
梁迥絕內外耶余畱一詩置僧壁復返舊道嵐光暮靄紫
翠交錯衣上雲烟氣襲入肌骨此中已自桃源何必更問
蓬瀛三千歟出峪口月輪東上數行平田溪水潨繞如帶
野外蛙聲真可當鼓吹兩部歸而罷浴乘月書此以誌此

行之一快

盤山記

陳際熙

天鎮之東山離城七八里佛鬱而蜿蜒磴
 三年乙巳秋八月余莅茲土適衛改為縣
 遑丙午夏五月受業諸生邀過之沿俗
 茲山自南來縈紆盤結名之莫若盤宜般
 立大石若疊若削數十百丈中通一罅水
 底飲可百十人窟二左窟鑿石磴三十餘
 側足內石佛三薜蘿翳膝苔蘚拂面非全
 愈虛懸仄峭壁臨深谷無徑可入從旁
 石磴如左窟窟
 碧莊巖相右窟

大同府志

卷之二十九 藝文

十一

外嵌石石上懸水側身摹巖以度內設
 同遊有好奇者攀援而上余亦心壯隨
 松一株可三十圍高不知丈尺盛夏作
 山故有廬嵌石門豎木枋石堦數十重
 前後二皆二間西向北向三間遠峯
 畫殿左巖上有仙人掌余顏曰玉泉
 雜卉十數右有一閣傍右窟有小樓
 目悉得之會余結客暢茲遊擬其阿
 右同事際雲雀君蓋臣王君洪南高
 子如栢來自京師暨諸同人悉成
 余因書以記之並鐫

諸石時雍正丁未夏六月十有八日也

靈邱土風記

岳宏譽

周邑二百餘里環邑皆山山且險以河流經邑南自西入東相傳邑治舊在北山之陽地多以患雉堞下摧明天順間南徙二十一步更築城臨河上以南北兩山巔鑿石鑿辟除其崇隨絕城止一門在邑治以堯城東向出過雲中襟帶坊一街橫以分東西關出入口以貿易工作悉居之士民亦雜處焉以雙日爲集不過肩蔬百新粟糧布疋之類集初設關廂內近數載貿易頗夥往來擁擠士民咸以市集起色三十年來有請移集於關外閒以地處爲便許之地高

大同府志

卷之二十九 藝文

十一

下皆磽磧山多川少寒早暄遲三月以甘盡土脉始開七月初涼履秋霜以至農家耕耨往往愆時以入無蓄洩浸灌之利播種後水旱一聽於天故藝穫所入以歲豐不及他邑什之四五自力穡外商賈工藝皆所不以富者計牧畜蓄息藏穀多寡稱最然冬藏春糶計歲入以公完私蓄儲無幾貧者以樵採傭保自食其力稍不遂以妻子之他他邑民亦多至止爲莊農佃僕大都遷徙無以士人重耕輕讀稍習鉛塹輒棄去荒阡僻陋無明師良以不能多蓄墳典舊籍諺云買一卷書不若積一斗粟女子以不縫織不刺繡井白操作維勤俗尚儉樸男女率褐衣以裳縕袍敝裘積歲

不易盛夏常衣皮陸冬時有不蔽體者土瘠民貧忍寒耐暑非特風氣殊也食穀梁黍稷油麥苦苽不一種以蒸麩之餅爲家常美饌行達官上客用稻米作飯不常有俗亦不喜食遇凶歲雜草和糠作粥名餬餬五月後羊漸入屠肆九月盡宰取皮爲禦寒計老幼皆得烹羊春則包羔鬻羔皮於外賈取其直供賦稅凡一歲中沽羊者多麇豕次之此居民衣食之大概也爨無石炭析薪於山臥室煖炕冬夏不絕火四時風霾間作黃塵蔽天夏秋雨雹或山水驟決漂沒田禾人畜數地震震必有聲晴十日苦旱雨三日復苦潦習俗好勇尚鬪且輕生天時人事之不齊又如大同府志

卷之二十九

藝文

三

此吁爲長吏者可不心勞撫字乎是爲記

愛山臺記

岳宏譽

吾愛太白山之移我情也朝顧之而色蒼然夕望之而色黝然自來茲土以迄於今六七載矣日月若是乎代謝也寒暑若是乎遞遷也昆蟲草木若是乎屈伸榮落而變幻靡常也茲山積歲常青焉煙雲罨畫巒靄倍增其光風雨空濛岫容益呈其潔簾櫳聳翠絕壁流晴月露宵清孤峯獨秀娟娟浮綠春草生也瑟瑟飄丹秋林肅也瀑布巖飛時雨降也層冰壑積霜雪凝也負犁於麓老農耕也驅犢於坡牧童歸也析薪於谷木丁丁也逐獵於阪兔爰爰

也言采其蕨岡可陟也言茹其芝洞可迷也峯之奇也則有若拱若揖若屏若幘若芙蓉若天柱若丈人若九老若麟蹲若虎踞之不一其致巖之險也則有若嶽若側若懸若墜若星羅若棋布若飛翔若磬折若驚飈若迅雷之不一其態雲之出也霧之騰也則有若散若合若濃若淡若覆幢若車蓋若困輪若蜃市若蛟騰若豹隱之不一其變時而喜也爽氣明霞晴嵐曉霧山若助予之喜焉時而戚也天空嶽峙峯靜雲閒山若解予之戚焉琴乎捐之臨風瞻眺益我嘯歌觴乎詠之仰止畱連生我神智自來茲土以迄於今蓋未嘗一日離此山也署園之西甘泉之側築大同府志

卷之二十九

藝文

十四

士爲臺暇則登之太白在南羣山環繞朝斯夕斯不知山之移我情乎抑情之移於山也誠愛之也因爲之記時康熙歲在甲子七月旣望

杏花園雅集記

吳輔宏

歲乙未暮春之杪公事閒暇聞西城王園杏花數百株爲雲中所僅有擬招王子礪南朱子西田吳公石亭暨同署諸公載酒往遊值婁江吟石胡公以計偕至都榜前迂道過訪自吾不見於今五年入門問行藏具酒食外卽告以有斯遊也出郭數里陂陀層伏羣山聳列如屏障漸聞水聲潺潺旣渡十里河則杏花迎望矣老樹交錯多數百年

物環山臨水姿態各出翔步眺矚目不暇給於是序酒屬
客曰雲郡土地寒瘠南方嘉植多不相宜而俗傳獨宜於
杏余與諸君子遠涉此土凡政令風俗服食起居亦相與
宜之而已政宜舉則修之俗宜循則因之居食宜便則適
之然則茲地之宜遊也亦遊之可矣客曰善哉斯遊得宜
民之道焉爰屬余紀其遊而綴以詩 有客多佳士招邀
坐杏花閒情憑酒盞春事念田家古樹留蒼貌繁英簇綺
霞醉翁吾敢擬聊此逸懷賒

銘

明 公署左銘

高友璣

大同府志

卷之二十九 藝文

五

民饑而我梁肉如茹荼毒民寒而我褐襲如披荆棘民愁
而我歌拍如聞喑咽民勞而我安閑如在痾瘵旣云父母
與兒女同甘苦若痛癢不相聞此何異於路人

引

明 正士習疏引

王家屏

服美於人書以爲誠衣裳楚楚國風譏焉故大禹惡衣文
王卑服孔子純冕季路緼袍卽古帝王聖賢身無加飾豈
徒崇道德之潤抑以肅容止之觀邇來世教衰微士風浮
靡中輦詭異衣履纖妍丈夫而襲婦女之裝士子而被倡
優之飾恥心盡喪雅道淪亡轉相效尤良可痛恨吾里唐

虞故壤猶存徐蕃之風燕趙多豪羞作輕佻之態頗知禮而思義不隨俗而習非乃頃衿弁之中間有統絳之子唐巾京履炫耀街衢鶴擎狐裘翱翔鬻序衆方指議而竊笑彼且覩面而招搖父兄不禁其冶游師友不匡其燕僻任情自恣名檢以之積隳放心莫收學業因而漸廢失後生可畏之勢甘小人下達之歸蕩而無成悔之何及不佞忝托吾黨幸與斯文誠不忍狂簡之靡裁用敢僉髦士而交儆尚其澹泊自守朴素褪躬衣錦而存尚綱之心被褐而珍懷玉之品貌思作肅服戒不衷務去泰而去奢毋敗禮而敗度道充爲貴將篤實而光輝盛德日新自高明而廣

大河府志

卷之二十九

藝文

六

大豈須紛華悅目文繡章身也哉勉效忠忱庶懲陋習

復宿山房校書條約引

王濬初

伏念先少保文端公起自詞林洊登揆席螭頭載筆紬石室金匱之藏虎觀談經披廣廈細旃之論黼藻而賁帝制綸綍以渙天言上自郊廟朝廷以及部寺臺省諸凡謨議總屬文章間遊戲翰墨之娛寫諸琬琰或徵信記載之體勒彼貞珉其鴻章大篇世共珍爲拱璧卽單詞隻字人競寶若碎金茂陵遺稿應來漢詔之求汲冢舊文懼有周書之贗圖壽諸梓以廣其傳手澤猶存心神爲愴窺斑測蠡知膚淺之足羞亥豕魯魚豈荒迷之能辯敢微大筆校使

成編庶幾在筭之遺永作藏山之副立言不朽錫類無窮矣所有條約列在左方

國朝

重建崇聖祠募引

吳宗豐

據金仁山引古者庠序之禮先獻酬而後燕禮以證其時二丁之際先用饗禮牲幣旅陳享先聖而南面於堂以顏曾思孟侑繼用燕禮籩豆簠簋奠先聖而東面於室以顏路曾皙下及七十子左右祫食爲合乎古而余不能無疑焉非敢妄議先儒但禮本人情春秋祀典于先父食可乎此自明以來至我

朝文廟之制皆於大成殿東別立崇聖祠祀聖賢之父祖大同府志

卷之二十九 藝文

七

爲足以妥先師神靈而教孝於萬世也盡倫盡制遠邁前古更無可疑矣廼者縣學崇聖祠不戒於火一夕焚焉二丁之祭皆設主於他室非禮也余尹茲邑豈不能鳩工獨建而乃爲將伯之呼乎惟是庠序學校皆所以明人倫而大倫莫先於父子誰非人子誰無父母而我獨斤斤然建崇聖之祠自以爲功邦之人必羣起而笑之曰奚必外我我鄉人豈無同心余面爲赤語爲塞也爰是遍告於學之博士弟子員與鄉大夫及宦游諸君子下至商賈百工各量力從事而余冀得藉龍以復於邦之人曰祠成當刻助費者姓名於石非予獨爲之凡爲人之有父母者共爲之

也明倫堂後舊有庋藏經籍之閣傾圮已甚間架僅存崇聖祠工竣可以餘力續修是在諸君加之意耳

考辨

明代國考

尹耕

代自入漢以來其國數易大抵有三曰山北也山南也山東也山北之代舊國也始於商湯歷代因之是故齊桓之所服趙襄之所并代成安陽之所封公子嘉之所奔趙歇陳餘之所王夏說之所守劉喜之所棄陳豨之所監皆是也所謂蔚之廢城也山南之代徙都也始於高帝十一年分山北爲郡而稍割太原地益之以自爲國是故文帝之

大同府志

卷之二十九 藝文

六

始封中年之所徙入繼之所自臨幸之所復以及於武子參之所分後武徙淮陽子參之所合皆是也所謂晉陽中都也山東之代再徙也始於武帝元鼎中漢廣關以常山爲阻徙代於清河後王莽繼絕改號廣宗是故王義之所都子年之所廢如意之所服皆是也所謂清河也語其都則始爲代繼爲晉陽中都終爲清河前後三變也語其號則始爲代繼爲代太原復爲代終爲廣宗前後四變也故凡言代王代相國其在文帝以前者爲吾土而以後者否凡言代郡代守尉則上自趙秦下終兩漢皆吾土也

四郡考

前人

夫大同之地古雲中九原定襄代郡趙秦漢之所置也趙并代以有代斤林以有雲中九原而道郡則皆於赧王之十五年於是秦因之爲三郡漢增置定襄爲四郡夫秦漢時天下不過三十餘郡而北地處其四則夫西北之陬豈止是哉今以其故城考之則雲中在勝州榆林五原卽廢豐州代爲蔚廢城定襄在今府城西北皆非今府城也以其屬考之則雲中有咸陽陶林沙南北與之屬九原有臨沃文國武都曼柏之屬定襄有成樂桐過襄陰復陶之屬代郡有高柳鹵城班氏平邑之屬皆非今所屬也然則今大同者雲中之東境定襄之南境代郡之北境而九原之

大同府志

卷之二十九

藝文

五

南鄰也是故合其全則四郡不得不紀指其實則代南境爲太原雲中定襄西北境矣是則考古者不可不知也

三曲陽辨

前人

按漢地理志曲陽有二一曰上曲陽屬常山郡注曰在恒山北谷卽禹貢恒水所出處有恒山祠一曰下曲陽屬涿鹿郡注曰今鼓聚音陽亭晉荀吳滅鼓卽此常山有上曲陽故此加下今正定府復有曲陽縣旣非鼓聚又不在恒山北谷是三曲陽也攷定州志曰曲陽卽秦所置曲逆後因之有曲逆溪在城北曲而西流漢地理志曰曲逆屬中山國蒲水所出東入濡又曰濡水在城北曲而西流故曰

曲逆章帝醜其名改曰蒲陰則今之曲陽爲漢之曲逆明矣今曲陽旣爲曲逆則恒山祠古在上曲陽不在今曲陽也舜北巡守曰至於北岳漢武修封還至上曲陽視恒山皆不在今曲陽也飛石之說何爲者哉故嘗斷之曰上曲陽以山得名言在恒山之陽也曲逆以水得名言其水之曲流也上曲陽旣在北谷山行峻絕其廢遂久曲陽曲逆同而轉逆爲陽後人以其去岳遠而無徵復爲飛石之說以文之經千年無更正之者則夫表峙鎮之方備柴告之典復唐虞會同之跡不有待於今日耶若必求上曲陽遺址祠之則唐虞秦漢都平陽關中車馬自西南而來入山

大同府志

卷之二十九

藝文

二十

而北故於山陽之谷建邑置祠今冠蓋俎豆率自北而南亦何必谷中之上曲陽也修岳麓掃王之遺正曲逆飛石之謬於渾源州可也

國朝

靈邱辨

宋起鳳

靈邱之見稱於孟子註已明釋其爲齊下邑也按是邑在周慎觀王二年齊已命名以今輿地考之當隸山左其建置廢草山左屬邑自有成書不具論獨是疑者或謂今之邑其齊地之舊乎或謂邑之名屆時有兩稱乎皆非也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處二分晉地爲諸侯邑時爲趙西北邊尙未有邑在威烈王二十三

年之前猶屬晉其明年屬趙明矣齊之廣無逾趙之中
山燕之易水而至雲中上谷間者是既也可以無辯而同
時兩邑之議不容無言子輿責蚺畫之辭靈邱蓋慎觀王
時齊有是邑趙固未嘗設也至周赧工八年甲寅趙始傳
及武靈與肥義謀易服騎射雖中爲公子成諫止然數出
境游獵卒葬此終未置邑中間歷秦楚垂九十九年漢高
帝興乃於十一年乙巳冬命太尉周勃入代擊陳豨豨乃
奔此破其軍因有武靈之邱始置邑名焉由漢高遡周慎
觀王相去凡一百一十有五年前此百餘歲而以靈邱獨
顯者山左之靈邱後此百餘歲而以靈邱並著者雲中之
靈邱也地隔千餘里世易四五姓名雖同而跡則異烏可
不辯

贊頌

國朝 重修廟學贊

魏象樞

聖道之大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無微不通無幽不照學
者仰止宮牆自少至老日用飲食五常萬善孰敢不敬守
我孔子家法哉廣靈山邑學廟夙傾絃誦間歇今邑侯焦
公來蒞茲邑能知大體首先倡培而鼎新之以崇祀事課
諸生典禮備文教興矣工成屬人小一言爲之贊贊曰讀聖
經感人心學宮茂草任銷沉修若損多金種福相延匪

大同府志

卷之二十九 藝文

三

自今彈丸邑寒子衿仰止宮牆歲月深瓦礫亂風雨侵補
葺還愁力不任嗟乎嗟乎事其事空谷音

孝子張光璧贊

李伯樸

德孚於人行修於己無忝所生克敦倫紀士夫公論達

彤墀帝曰俞哉真孝子勵俗維風端在茲式昭祀典垂

青史

麟頌

魏學誠

蓋聞天人之理呼吸相通休咎之徵禘鼓必應虞廷勅典
遂來舞獸之祥周室惠和爰有鳴岐之慶雖

聖朝不矜瑞異益懋

大同府志

卷之二十九 藝文

三

皇猷而神物上應昌時聿光史冊歲當乙丑乃上元甲子之
明年地介燕雲爲西漢延陵之古郡九宮山近佳氣氤氳
壺流水長清波滌繞在

聖天子軫憐蔀屋蠲租與賜賑頻加而冥有司臥理琴堂撫
字較催科倍切於是人遊化日物樂滋生烟鎖千村湯月
春回寒谷裏霞鋪五色石麟種降老馬反家龍馬擬丰姿背
上疇文千裂機星垂氣象頂間瑞彩初綸甲鱗鱗而趾振
振定爾身全五德色蒼蒼而魚隱隱甲不然瑞首四靈當秀
育牛胎已有就日瞻雲之異豈瑞同縉焉翥重觀在郊遊死
之奇此真千古之休徵寧止一時之成事聞者見者莫不

額手而頌太平歌之詠之願藉短篇以誌美蹟倘荷輜軒
下採附玉書金簡以爭輝卽隨野史流傳亦白雪陽春之
高調云爾

慶雲頌并序

周捷英

維乾隆二十八年歲在癸未雲中太守嘉公仰體

聖天子作人雅化捐俸卜吉鳩工葺材重立書院俾多士考
業其中桐城周生以提督山西學政待御史武陵邵公之
薦襄事訓迪太守遣人遠道延請到郡曰太守郊迎鼓導
適館授餐越日視學太守復親率九屬尹令及諸生行釋
奠禮禮畢酌酢升歌鹿鳴之首章情文備至圍而觀者無

大同府志

卷之二十九

藝文

三

不嘖嘖稱頌曰是所謂喻士於道而以身先之者乎古之
文翁何以加也方今天下一家萬方臣服武功盡偃文治
日隆惟雲中夙稱雄藩鉅鎮偉才將畧所見甚夥而絃誦
之化或有未臻今承太守嘉公銳意建興深心造就將來
冠蓋蟬聯人文蔚起未有不由此始余小子遭逢盛典過
蒙加禮雖自愧固陋凜凜畏懼而於雲之人實代爲慶也
宜作爲詩歌以稱道盛德因不自量度以慶雲名篇取賢
才興則慶雲見之義庶多士得所瞻依兆民知所觀感云
爾頌曰維

清緝熙歷有年所嶽峙淵淳日嫒月姬八紘鎮靜九有帖

妥宏獎斯文浹於閭左奄有雲中逶迤關外星躔於參壤
接於代山雄而巖水急而瀨四民聚居用作都會維此土
人性朴而果抱蜀自誠佩玉未儺氣逞其豪志安其瑣公
曰噫嘻是固不可廣開黌門引茲髦士以作以修旣丹旣
曠游焉有堂藏焉有戶俾之師儒爲爾矩矱釋奠先師
俎豆雍容凡百執事駿奔在宮益以賓筵志樂其同邦之
人喜大小從風多士勗哉思公之功多士懋哉戴公之德
如山不崩如水不竭億萬斯年慶幸無極

墓碑

明 王文端公墓碑

鄒元標

大同府志

卷之二十九

藝文

二十六

夫人臣由布衣相天子至榮遇矣然遇有二有乘風雲之
會遭魚水之懽不能盡如吾意委曲以冀道之行此一時
之遇也有抱欵欵之忠竟諤諤之懷一時磯於中而不能
少貶稍不得意奉身而退卒之忠而見信思其言而嘉其
忠此不世之遇也晉對南王公是已公名家屏字忠伯其
先太原人徙鳳翔還雲中遷居山陰七世祖顯至臨邑令
公蓋五世臨邑生黃坡公朝用朝用生石溪公憲武代有
明德皆贈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公未生石溪公夢
一緋衣抱玉童自碧霄下而公自幼奇穎十三爲諸生二
十九舉於鄉二十三以文業魁大廷置二甲第二人選讀

中秘書授編修公夙以文鳴海宇詞林自昔公文知公必
爲社稷臣也乙酉入政府公盟心曰吾豈求己蒙聖天子殊
恩而苟不以道事人主聖王拔擢誼謂何遂孤立行一意
上召對煖閣及扈從步禱特爲眷注會以景淑人憂歸上
懸缺以待服闋晉禮部尙書遣行人促還內閣公屢辭始
還朝是時朝講稀濶郊廟不親章疏闕壅公至有疏上特
爲御門延見會明年工部張有德以營辦請上怒公復偕
新安二公再請時申公在告已而同許公皆去諸言臣杖
者罪者纍纍而國脊脊多事矣公俯而歎曰孤舟蕩漾波
濤中誰司其柄俾食無能回天惟有一死一去以明志歸

大同府志

卷之二十九

藝文

三十五

而可見里中父老死而可見先人地下遂臥閣一疏再疏
纍纍乞罷免上遣中使諭畱不出當廷試讀卷亦辭上度
不能強始聽公歸當公之亟亟求歸也客有畱者曰公相
臣也朝而拂夕而俞者其常奈何同小臣悻悻去之爲是
公曰吾爲持祿畏罪計乎遂歸公歸人或謂上於公有所
猜疑而爲公危乃不數年上思公遣行人存公於家官一
子中書舍人矣乃知公之言未始不行公之功在國家一
去之力也鄒子曰公之去也不獨勇決亦知幾其神矣公
之心觀一士一民失所引爲己辜故始終事上一心而上
報公以禮君明臣良主聖臣直他日史臣大書公事主德

相道作萬歷盛事於惟休誠憶予謁公時時同寅諸公旅
見公宣言曰此不在同寅列公等自取同寅目攝予予陳
疏言閭巷事公報言此治安第一文字嗟乎康濟爲懷其
若是耶表公之墓有餘思矣公生卒子嗣具諸君狀敬系
之銘以誌來祀銘曰皇矣我主至聖至神撫茲九有淪浹
深仁惟德動天昇之碩輔我儀圖之惟仲山甫旃屢橫經
非道不陳上爲注目知爲端人超登三事賢於夢卜碩輔
揆端萬邦誓服公在揆地義激於中邦本是先疇稼乃躬
叩閣力爭奉身而退不可則止臣言則諄上憶精忠言雷
當宁存公於家煌煌天語海宇冀公再幸蒼生天不愍遺
無疆

大同府志

卷之二十九 藝文

三

都御史郭公墓表

裴 宇

公郭姓諱登庸字自微號雨山山西山陰縣人遠祖立元
季自上黨徙因世家焉曾祖恂仕至錦衣衛經歷祖勵隱
德不仕父汝以公貴累贈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母張氏贈太恭人兄登高正德丁卯舉人登良訓術登年
耆士也公幼失養母貧甚幾不立年十五始獲就學勤苦

自奮入夏猶親燈火正德癸酉領鄉薦甲戌登進士授行人司行人陞陝西道監察御史糾正姦慝布揚風紀多所論奏不避權近時有鐵彈之謠巡按三省士民畏服在陝右時除匪賊蒙上賜賞銀幣繼按浙有挾勢阻法者行不獲如志迺即日謝病去踰歲復取管本道事陞湖廣按察司副使奉勅提督學政裁正文體崇養士氣俊傑興焉陞應天府丞轉順天府丞兩任三載特旨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等處公號令嚴明法度整肅推誠布德軍士感奮所薦將屬能使致死力四境晏然會考績誥封中憲大夫擢本院左僉都御史巡撫陝西未赴任以積勞成

大同府志

卷之二十九

藝文

三

察乞養病得溫旨准回籍調理痊日有司具奏起用家居七年以前疾竟不起訃聞皇上遣官賜祭距生宏治己酉七月廿九日卒於嘉靖丙午十月十一日享年五十八公氣貌魁異性質剛方動循矩矱不苟趨避與人處言直情洽不爲詭隨見善樂道不已見不善必拂然斥之居官守正非公事不謁權要清介自持人不敢干以私歷官二十一年卒之日囊無餘物平生好博學議論古今得失出入人意表書法端勁自成一家作文有氣爲詩奇宕古雅人多傳頌之配成氏誥封恭人子三曰夫曰史曰丕皆篤學克紹父志女三長適代州庠生謝錫申次適太原官生王壯次

適應州庠生蔣激夫等將以嘉靖己酉夏五月初三日吉
時葬公於復宿山之陰迺介公之姪鄉進士石踵余乞銘
余於公爲鄉後學又以石同年家稔聞懿德誼不可辭銘
曰
龍堆南麓鴈門北岑川谷毓秀火精下臨其象執法用警
官箴攬轡肅度望風投簪爰立士範化洽儒林兩遷京兆
沛澤尤深中丞重寄簡自帝心懋揚丕績載宏德音立朝
正色遠邇胥欽抱疴旣退註書長吟德豐壽壺澤媚珠沉
明則有譽幽則惟歆休光無斁紀茲球琳

禮部尚書石公神道碑

李賢

大同府志

卷之二十九 藝文

二十六

嗚呼吾榜百人三三十年零落大半今又亡其一焉大宗
伯石公是也其子居敬致其狀而請焉尙忍辭耶按狀公
諱瑄字信之世居山西大同之雲內父普金當元季徙居
應州遂占籍焉母王氏生子三人公其季也天性孝友甫
十歲時父嬰疾醫以艾灸其腹公卽以艾灸已腹醫驚問
其故公曰吾父苦此吾當同之衆皆嘆異由是爲親鍾愛
父嘗與諸子裁衣先裁公衣公止之曰弟不可以先兄也
父亦奇之告鄉人曰吾有三子識見超越莫如此兒乃遣
入郡庠爲弟子員公奮志進學不少倦怠親終哀毀踰禮
兄持門戶公事之如父 錢尺帛不入私室兄嘗見公衣

破厲聲問之公卽跪謝凡事從兄未嘗違也宣德己酉中鄉科復登癸丑進士正統改元拜禮科給事中勤慎自勵敷奏詳雅獲給勅命推恩贈父如其官母爲孺人已而有以才能薦者遷授浙之金華知府是郡人民習尙爭訟公明決無畱自是民皆畏服處州寇發勦捕之兵因而掠財傷民公斬兵士一人乃止民賴以安處人避難來金華者動以千計公憐其饑窘曰皆朝廷赤子也遂開倉賑之俱得全活蘭谿豪吏有徐世揚者奸狡害人莫敢誰何公得其惡狀卽以法除之浦江豪軍有王猛烈者鄉人苦其暴橫目之爲虎公擒繫於獄服罪而死七邑無藉之徒皆斂

大同府志

卷之二十九

藝文

五

跡焉數年之間訟簡公閑景泰辛未公聞祖母喪援例守制鎮守憲臣以軍餉爲急畱之王申遷爲福建右布政使未幾屬公朝覲福寧州雷硯送白金爲道里費曰此舊例也公卻之曰此何爲例自我絕之可也沙縣多寇衆議築城公慨然董其工凡百所需區畫措置不勞而集班分役夫以均其力有以私情干者置之於法期年而成軍民便之有道士妖言者書黃紙惑人捕之不獲公卽移文各郡禁之遂弭時承兵燹之餘賦稅不完民有倚以爲奸者公察知其弊民皆懼而完之天順己卯進陞南京吏部左侍郎是歲冬十一月召至京師拜禮部尙書公益小心謹慎

惟慮才不克位未嘗一日不警也嘗因疾上疏懇乞致仕
上念公忠直老成不欲釋去已而前疾復作乞輟部事久
之不進湯藥子欲禱禳怒而止之曰死生命也天順六年
十二月二十四日終於正寢距生洪武三十年三月十六
日享年六十有四配郭氏封孺人子男二長早歿次卽居
敬爲應庠生女一人早歿孫男二人孫女二人公爲人剛
正挺然不可撓持身廉介作事不苟義所當爲直前爲之
不少回互處已接人一毫不假可謂侃侃之君子矣計聞
上深悼之遣官以卹祭復令有司營葬特贈資德大夫給誥
命卞以年月日歸窆於州東羅家里從先兆爲之銘曰士
大同府志

卷之二十九 藝文

三十一

之在世卓然者稀顧惟才德有高與卑嗟彼高者事業自
彰譽之鴻鵠霄漢翔翔嗚呼石公早登甲第敷歷要津聿
昭經濟相彼應土鍾秀於公曠世一出夫豈易逢公今已
矣名則不朽堅珉有刻垂於永久

中憲大夫陝西按察司定邊兵備副使薛公墓誌

王家屏

余爲諸生時則聞天城薛汝爲氏有雋譽心慕之已赴省
試集同郡士識公於彌人中揖而與之言契若雅素嘉靖
甲子公以國子生舉順天鄉試余亦以是歲充貢籍又同
舉戊辰進士交益親因與締昏姻之好焉公歷試郡邑所

至有聲而余竊祿二十年尺寸無所自竊才能不逮公遠甚乃公竟先余罷復先余坊也傷哉明年冬仲子維坤奉李方伯見衡公所爲狀就余山中乞銘余不忍辭誌曰公諱綸字汝爲號幼泉其先揚之興化人國初諱士秀者徙河曲再徙天城衛遂家焉士秀生鎮鎮生玘玘四子春雲兩雷春二子長經次綺雲卽公父以公貴贈中憲大夫河南開封府知府配柴氏贈恭人是生公及纓薛氏世力田以農致饒後稍受賈居鹽筴維揚而業儒則自公始公生有異質少與伯兄經同受書塾師伯兄未及旬公已數行下比伯兄一再讀則公已成誦掩卷不復省其爲文亦然

大同府志

卷之二十九 藝文

三

縱橫數百言立就文藻爛如也於是伯兄自謂力學不如仲敏謝去治家人產佐公讀公學益專以弱冠補衛學生兩試省闈不利乃盡以家事屬伯兄而輕身束書游太學從日門胡先生講業刻厲攻苦更三年不返卒成進士筮仕長安縣縣隸會省冠蓋雲集簿牒叢委公至簡宿案次第籍之最坐堂上呼吏抱牘至須臾論報輒盡徐起升輿走謁官長嘗日中昃始還赴訟待理者累累擁縣治召入鞠之須臾決遣又輒盡於是豪猾吏咸吐舌噤不敢置一詞旁近縣訟多願就公質成者治行稱三輔第一焉歲辛未奏最當徵大司馬特言於銓曹擢兵部武選主事武選

吏眎武人子若居重貨非厚賂輒引他例鑄其級或遂除籍不敘公躬覈選簿鈎校功次有朝投牒夕受官去者所全甚衆又條上十數事其大者優胄弁以儲將才練士著以實行伍復屯鹽以充餉而紆召買之累繕城堡以固守而停不急之工言鑿鑿中窾大司馬譚華二公奇其籌畫擬調公職方會開封守缺藉才者願得公遂領郡符以出至郡剴割繁劇斧解刃理恢恢有餘一如長安時而彈壓疆藩摧抑豪右嚴重有加焉於是治行復稱河南第一歲已卯秋試諸生阿直指意攻冒籍詞連督學公不直諸生會督學窮治諸生急其父兄貴有勢者遂以此遷怒公謀

大同府志

卷之二十九

藝文

三

擠之壑而甘心矣壬午擢陝西憲副督撫郃文川公甚倚重之將遂薦公開府而向遷怒者業據開封事曠給諫某論公解任待勘勘無驗部覆調用未幾尋罷其官旣罷士大夫交書唁公公怡然自得也曰某幸席先世之產兄耕弟賈資某於學以有今日於某足矣敢薄山林時薛氏不析產已五世鹽筴在維揚者季纓實理之以是公子姓昏姻田宅奴婢南北居半數往來省視以爲常公復好客喜酒池館之側房闔之間所至觴具設焉間用聲伎余皆不謂善公顧樂之要以公長才大畧鬱勃而不得宣非託於奔走經營飲食燕笑則無以澆胸中醜礪發舒豪宕之氣

余所謂煩乃公所謂快耳余甚愧余陋而慕公之達宜有得於養生之指乃一旦疽發於股竟以不治此余所爲痛恨於公之罷且物也公內行甚備而昆季敦睦克紹五世之美旣貴不渝尤人所難昆季皆拜爵經鴻臚寺序班纓大醫院吏目則昆季皆衣冠矣昆獨子爲置側室廣之季有子爲延外傳訓之則昆季之子皆詩書矣歲大禱道殫相望約昆季發家廩以賑餓者計捐三百金以上號於衆曰此吾昆季農且賈之積也於是昆季又皆以仁義聞鄉閭矣爵不獨私其身祿不獨私其子富不獨行其德其篤倫誼如此安論吏事哉公生嘉靖甲午八月二十一日卒

大同府志

卷之二十九

藝文

三三

萬曆辛卯五月十三日得年五十有八元配宋氏繼配徐氏贈封皆恭人子男六維垣娶宋氏維坤庠生娶李氏俱徐出維墀庠生娶余氏維埏聘高氏俱側室王出維垓聘支氏側室張出一幼側室石出女四長宋出適遵化尹李杜先卒次徐出卽余季子庠生沛初婦也三張出許通政田公子中顯四馬出尙幼諸子卜以是歲壬辰十一月十六日葬公神頭山之陽起宋恭人之柩合焉禮也銘曰家於代賈於揚宰於雍守於梁觀兵於河湟止於坎逃於虛媿德乎庚桑噦若靈鳳其采九苞擇音高岡矯若騫鵬乘風圖南九萬翱翔飄若冥鴻遠跡藪澤矰弋靡傷腆於養

倦於游歸休以徜徉隱若干將虹蟠蜺藏耀百世而有光
公其不亡

國朝

任勇烈公神道碑

袁枚

山西出將應運生祈父之才巴蜀從軍從古落大星之地
故知玉粲之瑟其慄猛也沉檀之貴其香焚也苟推轂於
凶門必立懂於天下乃若兩軍未愍方交河曲之綏三鼓
不上竟墓宜陽之郭歛歛將軍今得之勇烈公矣公姓任
名舉字漢冲大同人也毅而能擾剛而不彀受風后之金
法作楊公之鐵星年十七應募爲兵均服振振勇可習也
戎容暨暨望之威如中雍正二年進士選陝西柏林守備

大同府志

卷之二十九

藝文

三

征巴里坤有功調寧夏都司旋擢固原遊擊會提督標全
文耀等滋擾半夜寥狼一軍踏籍諸將征公者伏僕遯者
逃公手持威械馬束殷緇解刀授妻登樓發鑿越王圍土
闖門不辱之心子反乘堙扞衛侯遮之義賊有攀垣上者
公斬而擲之頭墮半空膽落羣醜寇來不上我武維楊追
其奔逸提兵巷戰以五十健兒當百千彪虎立當前疾呼
彼下風子產尸盜成列而行葉公赴難免胄而進卒能嚴
關鐵牡解散銀刀城中被掠哭聲殷天公下令曰掠民財
者許昏夜投繳過限者誅契箭一傳草言三就爭還趙璧
暗歸楚弓當燒掇焚杆之餘爲翔檜雲朝之取雖地名回

浴刀號定秦不是過也固原平

天子召見曰爾才大可用命王常之位與諸將離席許摩訶之寢置鴟尾養威虎將名馳

龍光寵大會金川跳梁

天子詢以方畧卽擢西鳳協副將馳驛赴營尋遷重慶總兵攻昔嶺拔山而進公望嶺險絕惟迤南一溝可通苗卡乃命別將佯言攻嶺而身率精兵從僂道入方誓蒼兕以渡河忽輟雲梯而下宋人非着翅肉是飛仙驚柴紹之壁龍橫行七跡信敖曹之地虎雄入九軍奪取其卡賊大懼復築邑兒力城壘石而守公分兵從木達不多兩山攻之烏

大同府志

卷之二十九 藝文

三五

權鳥絕白羽盡飛然離賊巢刮耳崖已三十里矣公攀梁麓而上受飛礮之災乃北向叩頭曰臣以死報國矣年四十有六嗚呼痛哉酸棗壇高臧洪首歆螯弧旗拔考叔先登方期爨翫蜻蛉仆碑而進豈料蒼梧南越一奮而亡然公始則霽雲斷指繼乃公孫洞胷小白未僵大黃猶射義典韋臨危之戟橫貫數人衝張遼已出之圍再呼殘卒孤軍殉節雖死猶生可以謂之勇矣可以謂之烈矣事聞

天子賜諡加提督御祀昭忠廟廕其子卹其家公之恩禮世盡榮之而

朝廷於公亦不爲不厚矣初公以川兵懼怯紀律不嚴乃酌

變鴻章廣招梟俊帶其斷作三日之狗傳其弓作一軍之
觀故能九攻九下兵如刺蜚三遂三郊弓無倒鞬及公之
殉也三河子弟猶張呂氏之旗百保丁男空喂房公之馬
坡驚鳳落地慘彭亡觀黑弮以夢將軍騎赤牛而思都尉
其能無務面生哀守陴盡哭也哉公重仁襲義辭隆就窳
校尉高官雖屯戍已袁安故綬不具丙丁至於熟左氏柘
斫之書通呂蒙嚙語之易執筆如上馬磨盾卽賦詩則又
蓋臣之雅懷介夫之餘事也長子承恩年八歲

天子卽召見擢侍衛次子承緒亦補京營守備以某年月日
葬公於城東水坡寺之賜塋三夫人祔焉日中而窆機合

大同府志

卷之二十九

藝文

三六

而封元甲負土黃封讀祭固知廬山九仞難銘上將之功
石馬千年尙作勤王之狀銘曰
人誰不死鬼獨稱雄一日碧血千年白虹任公挺生熊姿
豹狀兩目眈眈凌烟閣上初掃鷓鴣茗長鯨息浪再討駒支
崆峒劍傍克敵致果輿尸歸葬事聞於朝璽書懋愴司勳
銘功太常繪像幣純四泐銘旌三丈

聖主之恩忠臣之樣

文

明 祭北嶽恒山文

王家屏

惟神上幹乾樞下維坤軸包幽據并嶽窳突岷內屏神京

外控遐服肆威靈以匡扶合中外其輯睦氣序均調桑麻
蕃熟垂暑含和戴白鼓腹本神庥之所貽允國祚之攸屬
也某去國三年退居巖谷少室方溫終南見趣奉召而來
過經嶽麓瞻仰徘徊威靈髣髴登薦椒漿用伸虔祝神其
佑予陰導默督願奉神暮贊猷沕穆精白一心公忠誠篤
如其不然容容碌碌甚或側媚希寵姦回持祿詎惟神羞
且羞邦族神其厭之敢徼神福

祭河陽橋文

前人

猗惟桑乾比靈河洛建瓴上游襟帶雲朔洪濤巨浪鼉湧
鯨騰望洋秋嘆履薄春兢我昔憂民溺由已溺舟楫非才

大同府志

卷之二十九 藝文

三七

乘輿靡給今也卜築在河之陽紛紛病涉目擊心傷是用
捐貲購求山木費不外資役惟躬督導水傍注掘泥下穿
虹疑仙駕石謝秦鞭砥柱雄蟠飛梁縣控趾奠金鼇形紆
玉竦五旬而舉萬衆爭觀咸偉厥制驚嘆無前高若凌雲
虛若御氣彼岸偕登慈航共濟車間騎逸道咏途謳豈緣
人力實荷神庥薦藻羞蘋禮恭情慊匪利福田幸違坎險
百千萬禱不騫不崩蘆溝曉月千里同明

國朝

祭張制臺文

名曉

張四教

嗚呼茲侄巡試所至固吾叔二十年前太守於此兵憲於
此建牙於此總制於此之舊治也方教受業於叔長爲

諸生以居息未遑隨任延師課程吾叔未嘗一日置諸懷也癸酉抵里立四如社於籠水之旁叔嘗進教而教之大約謂道不在高遠文章不在字句是時吾叔三十年宦遊之業歸諸藏修日與諸門人深心濂洛源頭垂屬纊之年一刻尙存迄無口色之失蓋恭靜謹廉吾鄉大賢固指不多屈也宜吾諸第十人前後列賢書識者謂廉吏之門必有後信然而當時撫治雲中道自在天地惠自在人心雲之士民至今猶嘖嘖也侄又何敢贅贊任職司文衡是吾叔養之於前教復教之於後願於教之中仍存一養之意以仰繼前列云爾茲當試竣敬率諸庠生童瞻拜棠蔭神

大同府志

卷之二十九 藝文

三六

之聽之來格來歆因爲之歌歌曰汗血爲政玉爲心宦經四紀一鶴琴美人不見鴉空吟山自岑兮樹自森詩帙纍纍壁上蟬峴山碑頌何處尋白登西望雲陰陰荒塚離離淚不禁父老當年誰到今矯首臨風言欲瘖惟有清白作世箴殘烟古廟附瑯琳

大同府志卷之二十九終